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red floral and leaf motifs surrounds the entire cover. At the top center, there is a small horizontal line with a circular ornament in the middle.

池莉文集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广西民族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池莉文集

主编 肖 云

广西民族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池莉文集

肖 云 主编

出版发行	广 西 民 族 出 版 社
激光照排	广西民族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刷装订	广西教育考试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0 印张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ISBN 7 - 5363 - 3550 - 4/I·1161

定价： 200.00 元(全十册·单册:20.00 元)

池 莉

名人春秋

池莉，湖北省武汉市文学院一级作家，曾经做过知青、乡村小学教师，毕业于冶金医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池莉不把她笔下的人物写到骨头缝里就不肯善罢甘休。我们常常会忽略或漠视或不敢正视某些生活真相，但池莉把它们和盘托出，让你体会到什么叫残酷。不是池莉残酷，是生活残酷。池莉写了我们熟悉的生活。就像是我们某个朋友的故事，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她著有《池莉文集》（六卷）及散文随笔多本，其作品有许多种文字的译本，并在国内多次获得全国文学奖以及多种文学奖，有许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目 录

小姐你早.....	(1)
怎么爱你也不够——献给我的女儿	(74)
来来往往.....	(204)
绝代佳人.....	(340)
毬 子.....	(357)
黑鸽子.....	(367)

小姐你早

1：女人的顿悟绝对来自心痛的时刻

黑的夜亮了。戚润物一步一步走进这五彩斑斓的亮夜里，压抑在心窝子里的泪水便无法遏止地泛滥了起来。

国内贸易部国家物资储备局设计院粮食储备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戚润物，在她缓缓步入“麦当娜”夜总会的时候，她眯缝起了她的泪眼，她心里无比难过地想：她踏在一百多年前的灯光上。可是，这灯光已经不是那灯光。电灯的最初发明者戴维爵士在一八〇二年向往与创造的是在某一段时间里获得照亮黑暗的弧光，一八八〇年的爱迪生十分明确的理想就是延续白天驱逐黑暗，一九九六年的人类却已经是那么地居心叵测，利用灯光的目的是使黑暗更加黑暗，使原本单纯的黑暗变成复杂的糜烂的黑暗。戚润物展眼望去，“麦当娜”灯具的形状是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各种各样的，所放置的地点也是各种各样的，一切都是那么明显地居心不良。这黑夜的亮是那故意的亮，是那暧昧的亮，是那挑逗的亮，是那诱惑的亮，是那放肆的亮，是那虚伪的亮，是那不洁的亮。人们要这种亮夜做什么？戚润物悲愤地暗笑了一笑：男人。这是男人们要的夜晚。她猜测设计“麦当娜”灯光的一定是男人。戚润物扬了扬手，一个侍应来到她的身边。戚润物先要了两个小点：一个开心果，一个糖豌豆。侍应很高兴。接着戚润物装出漫

不经心的样子，问道：“你们夜总会设计得很不错，尤其是灯光。你一定不知道设计者是谁吧？”

侍应说：“怎么会不知道？阿虫是很有名的设计师啊。”

戚润物：“阿虫是男的还是女的？”

侍应说：“是男的。哇，我很崇拜他的。”

戚润物说：“好了。你可以走了。”

男的。男的。男的。戚润物心痛地想：男的男的男的。在戚润物四十五年的人生过程中，她突然地遭遇了一个问题，在一九九七年的春天，这问题就是：男的。

在此之前，当然是王自力与白三改的事情发生之后，戚润物一连躺了两天，不吃不喝，就那么仰面躺着，盲目地望着空中。后来李开玲实在是着急了，对戚润物说：“戚老师，你这样折磨自己是何苦来着？王总可没有苦自己，他夜夜都在夜总会潇洒。”

“潇洒”和“夜总会”这样的词汇在戚润物看来并不陌生，它们繁茂地生长在电视里、报纸里和人们的口语中。但是戚润物从前还真没有把它们当一回事。戚润物从来不去夜总会潇洒。这几年，我们国家的粮食年年大丰收，年年有大量的粮食霉烂在仓库里，这就使得戚润物的研究工作遇上了特别好的时代机遇，她的科研项目研究和论文发表都得心应手，由此顺利地成为全所最年轻的副研究员，眼下已经填表申报了研究员。研究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通常老百姓所说的国家一级教授，这是我们国家给予知识分子的最高级别，象征一个人的事业达到了较高的峰巅。戚润物目前正是很潇洒的时候。眼看着我们的粮食还在大丰收，而粮食一般却只能储藏三年，但农民的粮食国家又不能拒绝收购，否则就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务院的领导们都急得挠脑袋了，在北京的一个专家会议上，国务院一位副总理站起来给大家敬礼，对他们说：我拜托了！斯时斯刻，戚润物在座。副总理的一句话使戚润物感动得热泪盈眶。戚润物抓住了这个时

机，猫着腰勇敢地走了过去，轻轻地坐在副总理身边，咔嚓，一道耀眼的闪光，这是戚润物的傻瓜相机在动作，戚润物成功地单独与副总理合影了！无疑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生时刻。戚润物与副总理的合影被最大限度地放大，之后嵌在一只定做的精致的镜框里，挂在戚润物家客厅的最显要的位置上，人人来了人人都要仔细端详一番。多少人羡慕戚润物啊。能够与国家副总理单独合影的人是什么人！世界上又有几个人能够获此殊荣！戚润物真的是觉得自己现在生活得很好，很潇洒，很有意义，很繁忙很充实。一切都很好的戚润物当然知道她的丈夫王自力有一部分活动在娱乐城里，因为王自力在做生意，而且他也是身不由己，他是市政府委派到某公司的总经理。对于党的信任。你有什么办法呢？唯有勇往直前。几年来，戚润物只是从理论上也只愿意从理论上知道做生意的人总不免要有吃喝玩乐的应酬。说实在的，戚润物一向没有把吃喝玩乐的生活放在眼里。什么档次！

但是，就在一九九六年春天的这么一天里，李开玲的话忽然非常具体非常生动地把现实拽到了戚润物眼前，遥远的云朵原来是一只风筝。戚润物饿得发绿的眼睛突然从混沌的状态变得恍然大悟，继而黑白分明，继而精光灼灼的。戚润物当时就挣扎着爬了起来，坚定地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吃饭！”

戚润物静静地坐在“麦当娜”夜总会的二楼，挑的是一张最不起眼，观察角度却是最好的小桌子。她慢慢地嚼着果子，让“麦当娜”夜总会这种亮的夜在她眼前徐徐经过。戚润物这是第六次来到“麦当娜”了，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客人，除了她那永远流不尽的女人泪永远在说明女人的幼稚之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眼泪就是女人之水，戚润物自己无法控制它的表达。

在“麦当娜”的六次，戚润物有三次发现了王自力。王自力和所有男人一样，以大大咧咧的主人翁姿态走进来，敞开西装，

半歪半躺，十分地放松，就像在自家后院里晒太阳。坐台小姐过来，要么倚在他的身边，要么坐在他的膝盖头，她们半跪着给他点燃香烟，当他有兴致的时候他就一遍又一遍地将火苗吹灭，没有兴致的时候便让小姐一次点燃算了。王自力唱卡拉 OK 的水平已经很高，高到了令戚润物惊讶的程度，因为王自力原本五音不全，十几年来从来都羞于唱歌。在戚润物的印象中，那还是早一些年的时候，王自力最多在洗菜的活动，趁水龙头放得哗哗作响之机，从喉咙深处细细地挤一点歌声出来。当然，现在的王自力还是谈不上会唱歌，但是胆量之大可能第一流的了。他公然地敢与歌喉训练有素的小姐对唱“我的思念是无法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这种有拖腔的柔情歌曲把王自力有先天缺陷的情感和嗓子都暴露得一览无余，王自力却还懵懂无知，气壮如牛。尽管灯光是迷蒙的，陪唱小姐的无奈和应付还是被戚润物看了一个清楚，她简直为王自力感到羞愧难当。她完全迈不开脚步去质问王自力。

戚润物一连六个晚上泡在“麦当娜”，她没有发现一个像模像样的男人。王自力们一进夜总会就像进了男人的澡堂子，松松垮垮，摇摇晃晃，打酒嗝，乱抽烟，瞎跳舞，胡唱歌，摸小姐，随便吐痰，就地撒野，完全是天不管地不收不招人爱不惹人疼失去了蓬勃生命活力的行尸走肉。戚润物发现了这一点，她的心脏疼痛得直哆嗦，比她发现王自力与小保姆在一起的时候更加疼痛。因为她是鼓起了勇气来与王自力计较的，结果她发现王自力已经根本不值得她计较，王自力已经腐烂。而在此之前，戚润物还在爱着王自力。他是她的丈夫，是她孩子的父亲。其实他已经什么都不是。正如“麦当娜”，它哪里是麦当娜？整个夜总会表面繁花似锦，实际虚张声势；罗马柱看上去是汉白玉，其实是泡沫；地板号称大理石，其实是塑料；楼梯的扶手上油漆斑驳，沾

满无数脏手的污垢；屋顶和窗帘上灰尘累累，提供夜点的小碟不是油腻腻的就是有破损的，穿着制服的保安开口全是乡下土话，指甲缝里积满了黑色的污垢。正如现在的男人，他们哪里还是男人？除了怀里揣着大把钞票之外，他们没有了挺直的脊梁，没有了堂堂正正的仪表和神态，没有了对女性最基本的爱惜，尊重和礼貌，没有了责任，承诺和豪气。他们既没有从前男人的勇猛、忠诚、淳朴和强劲的生命力，也没有现代男人的文化、优雅、含蓄和永不消失的青春感。这就是为什么戚润物的泪水一次又一次无尽流淌的根本原因所在，她从王自力身上发现了其他男人，又从其他男人身上更深刻地发现了王自力，她恐惧地认识到王自力已经到了某一地步；也正如她从一个夜总会发现了当下的中国，又从当下的中国更深刻地发现了夜总会，她恐惧地认识到如今中国的转型期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乱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现在盛行的是简单的摹仿和抄袭，把自己弄得城市不像城市，乡村不像乡村，新也不新，旧也不旧，饱也不饱，饥也不饥，说落后也不落后，说先进也不先进，说爱爱不起来，说恨恨不下去，一切都似是而非，飘渺无根。戚润物不再想找王自力了。她的心膨胀得无比巨大，怦怦地跳动的是对眼前一切的质问和批评，而戚润物实际能够做到的是：坐在二楼角落的小桌子边，呆呆地坐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男人糟透了，女人只有哭。

最后，哭着的戚润物终于获得了顿悟。获得了顿悟之后，戚润物冷静地作出了决定：不要急于与王自力离婚了。离婚是肯定的，但是要把离婚变成狠狠打击王自力的有效手段。通过打击王自力起到打击所有这一类男人的作用，杀一儆百。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为中国女性做一件有益的事情。这样的离婚才是有意义的离婚。

显然，只有爱情在女人心中消失以后，女人才比较地聪明起来，可以用脑子思考问题了。矛盾的是，当一个女人没有了爱情

以后，她的女人味也消失了。当戚润物初次来到“麦当娜”夜总会的时候，她垂着眼睛，含着泪水，身体软软的，脚步款款的，有如细雨中的一缕垂柳。当戚润物最后一天离开“麦当娜”夜总会的时候，她的头高昂着，目芒如锋，脚步刚劲而飞快。她身体上所有可见的线条全都没有了弧度，变成了刻薄和冰冷的直线，一个不同凡响的计划就此萌芽。

2：别人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特殊的事情永远都是别人的，都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发生在传说之中，戚润物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比如经过某个建筑工地，大吊车突然倒下来砸在了身上；比如房间根本没有煤球炉子却煤气中毒了，原来是别人家的煤气从烟道进来了；比如说很随意地在菜市场买了一条海鱼，剖开的时候发现了一只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皇室所用的钻戒，这些与众不同的事件全都是别人的事件。就连马路上的热闹，戚润物也都是从来没有赶上过的。远看围了一大群人，待戚润物走过去，人群准散了，马路上什么也没有。戚润物有一个朋友，她的奶奶已经一百零三岁，一辈子都居住在汉阳，每天都编织毛衣，每天都吃前一天吃剩的饭菜，每一天都心情不错。出于好奇，戚润物去拜见过老人家好几次，有一次老人家告诉她说：生活很平常，百年如一日。戚润物听后长久品味，觉得深有同感。所以戚润物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特殊的事件。所以她对特殊事件没有一点预感。所以当她从机场返回来，推开他们自己卧室的房门之前，她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她就那么毫不在意地把房门推开了，脸上还挂着只对最亲近的人才露出的顽皮的笑容：我不是出差了吗，你猜猜我怎么又回来了？可是，她的丈夫王自力和他们家的小保姆，这两个人！正在！他们的床上！赤裸裸地热火朝天地！做着男女之事！

小保姆凭空崛起正在抖动的肥硕乳房，几乎是，对着戚润物劈面撞来。如此地撞见另一个女人正在状态的乳房，戚润物非常非常地不好意思，她全身的血液呼地一声全都往脸上进涌，涨得她血管怒张，难受之极，她脱口而出的话是：“对不起！”

说完了“对不起”戚润物便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怎么是她对不起呢？但是第二个错误又接踵而至，在戚润物说完了“对不起”之后和在她跑开之前，她还给他们带上了房门，那种正常的带门，而不是摔门。笨蛋！凭什么要给他们带上房门！戚润物首先是痛恨自己，但她同时又非常明白她应该首先痛恨他们而不是痛恨自己。一切全乱套了！戚润物在大街上驭风而行，嗖嗖地冲了出去，冲到很远的地方遇见了不知什么障碍物，又转过头，嗖嗖地冲了回来。最后，她停留在公共汽车的街边站棚里，但她永远不上车，与理解不了她而感到恼火的售票员大眼瞪小眼。最后她才发现，这里是距离她家最近的一个站棚，她还是回来了。戚润物就这么坐在站棚里，满脑袋是嗡嗡乱飞的蜜蜂。直到两个多小时以后王自力的手从她的身后试探地落在她的肩上，戚润物这才触电般地跳起来，说出了比较准确的话：“请不要用你肮脏的爪子碰我！”润物一直紧绷的眼泪随之决堤。

到此为止，戚润物终于明白：一桩别人的故事发生在了自己身上。紧接着蜜蜂又飞了回来，戚润物的脑袋里又充满了嗡嗡之声：她不知道她该怎么处理这桩故事，而王自力就站在她的面前，装出没有发生故事的模样要她回家。

“请不要用你肮脏的爪子碰我！”戚润物再一次地强调说。她抱着一根金属柱子，防止王自力使用他的力量把她拉走。

王自力在戚润物眼前展示了他没有任何企图的两只手，然后明确地把它们抄进了裤子口袋。他说：“王壮在使劲找妈妈，回家再说吧。”

这就是王自力在事情发生之后对戚润物说的第一句话。但这

恰恰是戚润物最不能接受的一句话。戚润物的确是气傻了，一时间只会紧抱着公共汽车站里的金属柱子，不知道怎么对待王自力，可是她清楚地知道王自力首先应该做什么，他首先应该无条件地认错和忏悔，而不是与她耍心眼。王自力想以儿子为诱饵，把戚润物引诱回家，回家了以后戚润物就不会翻天覆地地闹了，因为他们家里挂着戚润物与国家副总理的合影，因为隔壁左右的邻居全都是戚润物副研究员的同事，因为目前戚润物副研究员正待晋升研究员，因为儿子王壮在家，因为王壮有着先天疾患，十五岁的少年有着一颗十五岁少年敏感的心，身体却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戚润物是绝对不会伤害儿子敏感的心灵的。王自力实在是太卑鄙了！戚润物更加怒不可遏，几乎发狂。她失态地叫道：“王自力你太卑鄙了！你想拿儿子作诱饵是办不到的！”

王自力连忙解释说：“我不是那样想的。真的是王壮在要你。”

戚润物说：“不许你提我儿子的名字！我不许你玷污我的儿子！”

王自力观察了一下眼前的形势，息事宁人地说：“好，好，一切都听你的。要不我们去哪个饭店喝点咖啡？”

戚润物说：“不！”

王自力说：“要不就近去喝茶？”

戚润物说：“不！”

王自力说：“那就回家。”

戚润物说：“不！”王自力的态度还是让戚润物感到别扭，他的态度不对，他采取的是受尽委屈的姿态。他受了什么委屈？

有人在向他们靠拢，这些人是那些扁担。扁担们终日徘徊在马路边上，抢一些挑抬搬扛的力气活做，这些活是城市男人做不了和不愿意做的。尽管城市男人做不了力气活了，城市生活也少

不了扁担了，但是大家对扁担的态度却是一致地比较讨厌和轻蔑。道理说不清，原因也很多，心态都比较复杂，局面就这么形成了。受尽了城市冷落和欺负的扁担们尤其喜欢大街上发生交通堵塞，车祸，火灾，巡警抓人和夫妻当街吵架，这都是当代城市的特殊风景。当戚润物与王自力一露出吵架的架式，扁担们就饶有兴致地向他们麇集。

王自力左右扫了扫蠢蠢欲动的扁担们，眉头便纠结起来，他沉吟了一刻，眉头又平坦了，他知道他此刻是一个没有权力发脾气的人。

王自力近乎乞求地对戚润物说：“你要干什么都成，但这是大街上，我们总得要找一个适合谈话的地方吧？”

戚润物断然说：“不！”她得顶住。她得让事情的本质表现出来。

扁担们公然地吃吃地笑，城市风景使他们快乐。王自力的两手抄在裤子口袋里，黑西服两边分开掖在屁股上，微腆的肚皮突出着白色的衬衣和深色的领带。在戚润物面前无奈晃动的王自力像一只委屈的企鹅。

王自力终于有一点忍不住了，他说：“戚润物同志，您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一位教养良好的文静秀气的上海女性，在武汉的大街上吵闹，荒唐不荒唐？”

王自力居然倒打一耙，好了，来了。戚润物说：“你说得好！荒唐，这事情发生得实在是荒唐之极。”

戚润物一下子找到了说话的源泉，她向王自力挥出了第一拳：“我不是傻瓜，对吗？我是一向知道自己的分量也知道他人分量的人。我的亲爷爷以及叔爷爷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留名的人物，我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深感自豪。是的，我是上海人，是一个上海姑娘，那又怎么样？现在成了一个话柄吗？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姑娘就是比别的地方的姑娘优

越。要不，你一个在武汉工作的北京人，为什么一定要找上海姑娘？告诉你，我不是在浅薄地炫耀自己上海人的身份，我是要你懂得人和人的质量就是不一样。”

王自力抵挡着：“好的我懂了。不要在大街上说这些好不好呢？”

戚润物是一往无前的神态：“不好！既然你可以荒唐，我就索性荒唐一次。我没有地方可以说话。大街上非常好，他们谁都不认识我。”

戚润物在大街上不可阻挡地向王自力挥出了第二拳：“王自力，你也不是一个傻瓜，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分量。你一贯号称自己是满族人，号称自己祖上是正黄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血来自一个街头的二满子，你的曾奶奶不幸被一个好逸恶劳混迹街头的二满子青皮强奸之后又不幸有了身孕，如此而已。”

王自力说：“太过分了！”

戚润物根本不理睬王自力的插话，她慷慨激昂，口齿流利地面对大街向陌生的人们诉说：“王自力，你有什么真本事？无非是好吹牛，好结交狐朋狗友，仗着一口北京话山高水低地神侃而已，浅薄不浅薄？你这一辈子，一直都在逃避艰苦寻找运气。知青下放不想去内蒙，千方百计找了一个投亲靠友的理由来到了湖北。读电视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了一张大专文凭，文凭到手就是为了提干。你内疚不内疚？你从骨子里不热爱任何工作，你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调动了至少八个单位，哪一行你都狗屁不懂。现在经济是热门，你摇身一变又做了总经理。你以为你是为了什么？为了钱，为了享受，为了虚荣。瞧你那模样，头发梳得溜光，皮带上挂一排机器，走到哪里都唧唧响，走到哪里都随便拿出手提打电话，就像随地大小便一样。你知羞不知羞？”

这一拳劈面打在了王自力的脸上。围观者中有人鼓掌。王自力飞快搜寻，没有找到鼓掌的人。王自力的脸色变了。趁戚润物

说得起劲忘乎所以放松了胳膊，王自力一把拽过戚润物往他泊在旁边的小车里拉。戚润物拼命挣扎着不肯上车，大街是她的碉堡和战壕。王自力突然地抽了戚润物两耳光。刹那间，夫妻之间出现了意外的安静，他们都颇感意外地面对面看着对方。

戚润物说：“直到刚才我还在给你留面子，你不仅不认错，还这么地不知好歹？你有狐臭，手术了两次还有。你一口烂牙，臭不可闻，只好不停地嚼口香糖。你包皮过长，里面藏污纳垢，令人厌恶。你偷偷地拿着电影明星的画报手淫。你陷害过你们局长。你做两本帐，偷税漏税，用公款吃喝玩乐。你下贱到和一个乡下小保姆胡搞。”

王自力一把掀开戚润物，自己钻进了小车。王自力把车嗤的一声开走了。不一刻，小车又忽然冒了出来，嗤地一声急刹在戚润物身边，王自力从车窗里伸出头，对戚润物说：“实话告诉你吧，我真不知道你他妈是这么一个愚蠢的货色。如果不是为了儿子，我他妈撞死你！”

戚润物挺胸道：“你撞吧，撞啊！来呀！”

王自力拍打着方向盘，叫道：“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时候的戚润物哪里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要杀了他！戚润物说的却是“我要离婚”！

王自力说：“很好。今天你总算说了一句人话。”

戚润物终于明白：又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了——她得离婚。

事情刚刚发生，戚润物就已经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在大街上嚷出了他们夫妻之间从来没有揭露过的私事。她怎么想得出来？又怎么说得出口？但是她的确想到就说了。她是气疯了。人一疯就心口一致，没有遮拦了。通过对大街上看热闹人们表情的回顾，通过对方才自己与王自力较量的回顾，戚润物发现他们的婚姻完全就是一场拳击赛。婚姻的实质是实力平衡。人们说这个与

那个相配或者不相配都是根据实力来掂量的。男女之间也是时刻掂量着对方的实力的，只是不用明说而已。实力不相当的，结不了婚，即便一个恍惚结了婚，日后也得离婚，谁轻了谁重了每分钟都感觉得到，人都敏感着呢。戚润物当年对男朋友的要求是身材高大，相貌不俗，有大专以上文凭，有比较好的工作单位，出生于大城市，懂得体贴他人。王自力对女朋友的要求是漂亮文静，温柔体贴，最好是上海姑娘，最好从事文化工作。当年戚润物为找到王自力而倍感欣喜，王自力也为找到戚润物而倍感欣喜。加上他们两人都是在武汉工作的外地人，有着外地人共同的感受和由这感受引发出来的许多话题。一时间好像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所以他们结婚了。他们的婚姻有才子佳人十全十美的味道。只是王自力略感戚润物的学历高了一些，但是他也非常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整个中国，有高学历的漂亮姑娘并不少，而有文凭有好单位的高个子男青年相当少。戚润物当时就觉察到了王自力的心思，但是她根本就忽略过去了。原来她忽略的不是小问题。她应该忽略的是实力的对等，而重视他们对对方的感情，要说感情，戚润物也还是懂的。每一个年轻姑娘天生都懂，都埋在心底，都想要，那是人间一点点真的东西，是疯狂的，痛苦的，易碎易爆，杀伤力太强，不太像是婚姻范畴的物质，来得有一点怕人。戚润物真正应该要的是那种东西。戚润物当时是太理智和太世俗了。

戚润物悔悟了！大吵过后的戚润物，耷拉着头的戚润物，在人行道上踽踽独行的戚润物，已经四十五岁的戚润物，雾着双眼告诉自己：原来你真傻！

3：总有一朵玫瑰停留在夏天的最后

李开玲来得非常仓促。王自力往公司打了一个电话，让李开